

近代中國叢書

(先烈賢傳記叢刊) 題上

上海的神守護

— 謝晉元傳 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1
C
4

上海的守護神

謝晉元傳

一

謝晉元是廣東省蕉嶺縣同福鄉尖坑村人。

蕉嶺縣在廣東省東北部和福建省交界的地方。因境內大小交錯的山所構成的蕉嶺而得名。發源於蕉嶺的石水，貫流全境。因之境內山川縱橫，風景秀麗，氣候溫和，土壤肥沃，稻穀年產兩季，居民都很富庶。

這裏的居民，絕大多數都是客家人。客家人的祖先，是在五胡亂華的時代，不願受異族的奴役，自中原輾轉南遷，最後定居在廣東省東部，世代相傳，他們都有吃苦耐勞的習性，積極進取的精神，並且對國家、民族的熱愛，也有着一份執著！

尖坑村在縣城的正南方大約三十華里。東面是石水，西、北兩面都是構成蕉嶺的山，南

面又有一條匯流到石水的無名溪，而形成兩面是水、兩面是山的冲激平原。

這裏的居民大約有三百戶，絕大多數都姓謝。他們不論要北去蕉嶺，還是南到梅縣，都要搭乘擺渡過河，在地理形勢上，很有隔絕之感。

但這裏的居民對外並不隔絕。由於他們世代相傳的進取精神，青年們一到自立的年齡，便紛紛向外發展：有的到汕頭、到廣州、到香港、到上海去做生意，有的更遠到南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檀香山、日本去創業；甚至巴黎、倫敦、紐約……也都有他們的足跡。

這些到外地去創業的青年們，不論成就多大，一到農曆年和掃墓節，都要準時回來，給在家的老年人拜年，給去世的祖先掃墓。於是發生在全世界的大事，以及醞釀、發展中的新思潮，也同時被帶了回來。這些大事、新思潮又鼓盪着更年輕的一代，使他們努力、奮發，去追尋、去創造一個光明燦爛的前程！

謝晉元生於民國紀元前七年四月二十六日。也就是公元一九〇五年、遜清光緒三十一年。這時正是滿清政府腐敗、頹危已到極點；喪權辱國的條約，使中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；列強都在虎視眈眈，想在中國境內分一杯羹。國父奔走革命已經十多年了，有志之士，紛紛加入革命行列。同盟會就是這一年的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，並且一致推舉國父爲總理。

；公開揭示「以驅除韃虜、恢復中華、創立民國、平均地權爲宗旨。」於是三民主義的主張已經確立，革命的思潮迅速普及全國。

謝晉元的父親謝發香先生，是一位秀才，對國家大事，自然更爲關心。凡有從外地歸來的同鄉，他總要跑去問問外面的消息。當他聽到同盟會成立，要推翻滿清、創建民國，他總是微笑着連連點頭，心中充滿着一種新的希望。

謝晉元的母親姓李，尖坑村的人都叫她秀才娘子。她是一位賢淑溫順的女人，對發香先生考取秀才以後，而不積極地攻讀個舉人、進士，這在當時至少有一部份人認爲是不上進的，但她一點都不介意。她善盡一個賢妻良母應盡的責任，幫忙發香先生料理田地、家務，教導子女。

謝晉元還有一個哥哥，名叫晉鴻，比晉元大兩歲。他從小身體就不太好，讀書倒總是名列前茅。後來他也到南洋去創業，並在南洋結婚。不幸他在二十四歲那年，便染患了南洋的一種怪病，回家來療養無效，就去世了；身後還遺有一女兒，名叫幼鴻。

謝晉元和他的哥哥截然不同。他從小就非常健壯、聰穎，發香先生把他視爲謝家的千里駒。四歲，就和他的哥哥一起接受教育，而由發香先生親自教他們。凡是他的哥哥晉鴻能够

接受的、瞭解的，他同樣也能接受、也能瞭解。因此，不僅發香夫婦對他特別鍾愛，就是他的叔伯們，也都對這位少年寄以無限的希望。

他從小就不喜歡和比他小的孩子們玩，而比他大的孩子們跟他玩在一起，多半都是聽從他的指揮。

這時，革命黨人正不斷向清廷發難，潮州黃岡之役、惠州之役、鎮南關之役、廣州新軍之役……次第爆發。這些戰役，雖然都沒成功，但革命的聲勢，却如燎原之火，勢不可當！而潮州、惠州，距離尖坑村只不過三五天的腳程，革命的影響，自然很快就傳到尖坑村來。這種影響，最容易使人覺察的，可能就是孩子們的遊戲。因此，那時的謝晉元，和他的同伴們所玩的遊戲，常常是革命黨攻打潮州、攻打惠州，而謝晉元總是擔任革命黨的指揮。看他小小年紀，指揮那些比他大的孩子們，硬是頭頭是道、井井有條！

有一次，他所指揮的「革命黨」，不幸被「敵人」各個擊破，他人小腿短，跑得不快，而被「敵人」俘虜，「敵人」用竹枝抽打他，迫他投降；他不但不肯投降，連叫也不叫一聲。當時，人們便對這孩子感到驚異。

武昌起義，革命終告成功！

中華民國的誕生，不僅是政體變了，許許多多的新事物，也都應運而生；留居海外的華僑們，紛紛地帶着新機器、新技術，回到潮、汕，開設工廠。

洋火，一划就着，比之用火鑷、火石打火，點燃絨子，再引燃取燈兒，不知方便了多少倍！

洋胰子（肥皂），去污快，使用方便。

洋油，一點就着，比點菜油亮得多，又比菜油便宜。

洋布，比土布平整、美觀，花式又多，價錢也不比土布貴；製成衣服，又比土布結實、耐穿。

這一切的洋玩意，有一個共同的特色，就是生產快，產量多。因此，對很多手工類的技業，立刻產生了很大很大的沖擊；對農村的傳統經濟，也引起很大的震撼。

發香先生感於救國、建國必須新科學、新技術，他自己所學的那一套八股文和詩云、子曰，顯然已經落伍！於是他不再親自教授他的孩子，而把晉鴻、晉元兄弟送進村中的育民小學。

這時，謝晉元已經讀完百家姓、三字經、千字文、幼學故事瓊林和唐詩三百首。毛筆字

，也寫得極其端正。

以這樣的基礎進入育民小學，謝晉元根本不必用功，每學期都可以穩考第一名。因此，就連謝晉元自己，也越讀越沒意思。

他只在育民小學讀了兩年，發香先生就把他送到石水對岸的三圳墟三圳公學。

三圳墟在石水東岸，距離尖坑村大約八華里，是一個市集，每逢三、六、九日，附近農村的農產品，諸如稻穀、花生、柑橘、雞鴨、牛羊……都到這裏來買賣，比之尖坑村不僅熱鬧，交通也方便得多。

三圳公學是旅居海外的華僑們集資興建的。它的師資好，設備新；在那個年代，就有科學館，有各種動物的標本，各種植物的栽培實驗……學生一律住校，生活與管理，都極其規律。

「不行啦！他還這麼小，成年住在那裏，那怎麼行！」他的母親對丈夫的作爲，很少像這樣提出反對意見。

「試試看！我看這孩子，很有獨立自主的精神。」發香先生見太太有些放心不下，便又補充說：「三、六、九趕集，我會去看他；不行，我就帶他回來。」

謝晉元被送進三圳公學之後，果如他的父親所料，很快就習慣了那裏的生活：

他們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，盥洗過後，有半小時的運動和一小時的自習，然後早餐。早餐是豐富而營養的，足夠那些正在成長中的孩子所需要的營養和熱量。晚飯後有一小時的自由活動，兩小時自習，然後洗澡、就寢。這種生活，很有點軍事化的意味，謝晉元却是非常喜歡。

周末，發香先生去看他，要接他回家時，他簡直有些「樂不思蜀」了。

秀才娘子看到兒子回來，立刻拉住他的手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，並且不住地問這問那，謝晉元高高興興地向母親講述着學校的一切——那一切都使他熱愛，都使他着迷。尤其是他對於籃球和足球，講起來更是興高采烈！做母親的見他一點都沒有想家的樣子，也就稍稍地放了心。

的確，他太喜歡籃球和足球。以後，每當周末，發香先生到學校去接他，他不在籃球場就在足球場，和留校的三五同學，在那裏練球。發香先生站在球場旁邊，見他聚精會神，汗流浹背的樣子，忍不住說：「你不回家啦？」

「好的，爸！」他抬頭看到父親，急忙把球交給其他同學，胡亂地洗個澡，才和父親一

起回家。

天氣漸漸熱了，有時他竟丟下球，連澡也不洗，就跟着父親回家。而當擺渡划過石水的中流，他便躍下水去游過石水。原來他對游泳，也很在行。

但是發香夫婦對他熱中籃球、足球，雖不反對，對於他游泳，却是大不贊同。因為「淹死的都是會游水的」，每年夏季，石水不是總要添多幾個淹死的冤鬼嘛！何況他還太小，那年他只不過十歲多，在父母的眼裏，他仍然是一個小孩子！

謝晉元是一個孝順的孩子，他知道父母不要他游泳，是爲他好，以後他便很少再到河裏、江裏去游泳。

發香先生對他的功課也很注意：「你不能只顧打球，荒廢了功課。」

「不會的，爸！您看我這次月考，考第三名！」謝晉元拿出他的成績單給父親看。

發香先生看了成績單，心裏雖然很高興，仍不免要勉勵他一番：「第三名，那還有兩個人比你更好，是不是？你要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把那兩個人也超過去！你以前在育民小學，都是考第一名的。」

於是謝晉元回到學校，更加努力、奮發，那個學期終了，他考了個第二名。

暑假，發香先生繼續拿論語教授他們兄弟。他覺得救國、建國雖然需要新技術、新科學，但是我們立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，也絕不能廢棄。傳統文化，並非不好，只是在當前的時代，不够用罷了。

秀才娘子也巴不得用什麼東西把兩個孩子拴住，免得他們整天到河裏、江裏去玩水。於是，她把餵雞、餵鴨、養豬等差事，也交給他們兄弟，並且按孳息的比例發給他們獎金，作爲他們的零用。

秀才娘子除了要拴住他們兄弟，她自己也在太忙，她現在又生了四個女兒（以後她又生了兩個女兒，共有六女二男。）一家十口，單是穿的，都要她一針一線地縫起來，那就足以忙得她忘寢廢食；而這些孩子穿起衣服來可真費！一雙新鞋，不要一個月，就會穿破。而她縫一雙鞋，最快也要三天。

晉鴻、晉元兄弟很瞭解母親的忙碌，所以也很高興能替母親做事；至於發不發獎金，他們倒不在乎。

炎炎的暑假過了，謝晉元又回到學校。學生自治會改選，由於他上學期的優異表現，全班一致推選他爲自治會主席，並兼足球隊隊長。

謝晉元當選了自治會主席和足球隊隊長之後，便表現了他卓越的領導才能。衛生比賽、學藝競賽，他們班裏都囊括了冠軍；足球比賽，在三年級固然沒有對手，就是四年級，也沒有幾個班能踢贏他們！

那時，他的級任老師涂士輝先生便常常說：「謝晉元將來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將領！」

因此，以後他在三圳公學的那幾年，每次學生自治會改選，主席和足球隊隊長，都非他莫屬。

他知人善任，分層負責，有什麼事情，他認為那一個人可以辦得好，就交給那個去辦。如果確實辦得很好，得到同年級的冠軍，他準定是：「星期天，五里徑，我請客！」若是全校的冠軍，就一定是：「星期天，長潭，我請客！」

五里徑和長潭，都是蕉嶺的名勝區。

五里徑距尖坑村和三圳墟都很近，是石水的水壩所在。那裏有茂密的竹林，供遊人歇息的亭臺，有直垂到水面的楊柳，柳陰下有供人垂釣的石凳、石几，還有石水中永遠釣不完的鯉魚，每當夕陽卸山，晚霞染紅了西天和江水，與碧綠的亭臺、碧綠的楊柳相輝映，那景色實在令人難忘！而這時，如果正巧釣上一條活鮮的鯉魚，鯉魚閃跳着片片的金光，會爲這美

麗的景色，更增一份絢燦。

長潭在蕉嶺縣城，距離三圳墟還有二十多華里。有一潭碧綠的水和滿潭的蓮花，潭畔有桃林，還有一座明代建築的高公庵，庵中供奉的是觀音大士。春天，桃花盛開時，嫣紅一片；夏天，荷香十里；再加上那古色古香的高公庵，是學生們旅遊的好去處。尤其是在中秋之夜，到高臺庵賞月，月亮顯得分外皎潔。在潭畔賞月，月亮映入潭水，那「上下兩重天」的情景，也着實迷人。

但謝晉元的同學們，還是喜歡到五里徑去玩。因為這裏離尖坑村很近，他們玩完了，可以到謝家去飽吃一餐。秀才娘子燒得一手好菜，對謝晉元這些同學，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切；發香先生很高興他能交那麼多朋友。

因此，他每提議去長潭，他們總是拉長聲音，齊聲說：「我們不要去長潭，我們要去五里徑！」

二

謝晉元以第一名的成績，在三圳公學畢業。因此，他本可不必參加升學考試，而進入蕉

嶺中學或新鋪中學。然而他覺得蕉嶺和新鋪雖然離家較近，但却遠不如省立梅州中學的師資和設備，而且他有信心能考得取。

他的父親發香先生對他的意願，很表贊同，既然要讀，當然讀好學校。梅縣雖然離家遠一點，但是他在三圳公學的四年中，表現得很會照顧自己。至於學雜住宿各項費用，雖比三圳公學多得很多，而謝家也並不算富有，他却願意想辦法替他家的千里駒去籌措。

秀才娘子對丈夫的意見本就很少反對，難得孩子有這種求好之心，自然更是高興。使她不放心的是梅縣離家遠，五、六十里的路程，以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來說，差不多要走一整天。這樣，他就不可能每個星期都回家；萬一有什麼事，總沒有在三圳公學那麼方便！

「沒關係，媽！有事我可以僱轎子回來。」晉元說。

「對！有事你就僱轎子回來。」秀才娘子釋然地說：「你沒錢，回到家，媽給你開發轎錢。」

「沒關係，等我帶他到凌德慶那裏去認識認識，有什麼事，去找凌德慶，他一定會照顧他的。」發香先生說。

凌德慶先生家在梅縣，和發香先生是同年的秀才，現在梅州中學當國文教員。過去在發

香先生的父親謝康拔老先生在世的時候，兩人的過從很密切；康拔老先生去世以後，發香先生接管了家務，由於事情繁忙，兩人的過從才漸漸少了；但是多年的感情，並沒有因之而疏遠。他相信孩子有事去找他，他必樂於幫忙。

這樣，秀才娘子也覺得沒什麼不放心了。

於是，發香先生帶了謝晉元高高興興地去報名。報過名，便帶他去拜訪凌德慶先生。凌德慶先生果然熱切地接待他們，並且堅留他們住下，等考試過後放了榜再回去。

凌德慶先生有個兒子，名叫凌維仁，比謝晉元大一歲，就讀梅州中學初一。兩個年輕人也一見如故，很是投緣，他也堅邀謝晉元住下，在那裏準備考試。

發香先生盛情難却，但是又因為就快過年了，家裏還有很多事要他回去處理；於是便把謝晉元留下，自個兒先行回家，等放榜之後再來接他。

考試，對謝晉元來說，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。經過一整天的考試和兩天的等待，謝晉元和凌維仁去看了榜，他果然高高得中。

謝晉元高高興興地跟父親回家，高高興興地度過一個愉快的寒假，度過一個愉快的農曆年。

初七，凌維仁突然來給發香先生拜年，並且帶了他父親的一封信，給發香先生。

那封信的大意是說：元宵節就快到了。每年元宵，梅縣城裏各商店、機關、學校、寺廟、以及各秀才、舉人、退休的官員，都有花燈展出，真是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花燈上又有燈謎，供觀賞者去猜，猜中有獎。

梅州中學將於十七日開學。他希望發香先生在十四或十五先到他家，賞過花燈，再送晉元入學。

末了，他又說：他的弟弟凌德隆從上海回來，帶來一緡上好的女兒紅，專等發香先生去了才開封呢！

發香先生看了信，酒蟲不由地便在肚子裏活動起來，於是他滿口答應。留凌維仁吃過飯，又拿了兩塊銀洋給他坐轎子，高高興興地送他回去。

十四晚上，秀才娘子便把謝晉元的行李和一切用具，都收拾好了，並且定下兩頂轎子。十五早上，剛吃過早飯，轎子已經抬進謝家的院子。於是謝晉元辭別母親、哥哥和妹妹們，便和發香先生動身前往梅縣。

中午，他們在白羊墟打了尖，休息一下；大概在下午三點鐘左右，他們便到了凌家。

凌秀才除了有一婢女兒紅準備招待他們之外，還有一罐上好的烏龍茶，那是他一個學生的家長送給他的。平常，除非有朋友來，他一個人可捨不得享用。

那罐烏龍茶一打開蓋子，便滿屋子都聞到清香。泡在杯裏，是淡綠色；輕啜一口，會使人感到潤潤的，滿口生津，有點人參湯的味道。

發香先生只輕輕地喝了一口，便大聲讚賞着：「好茶！好茶！」

「吃點兒點心，吃點兒點心！」凌秀才指着桌上的四盤糕點：「趕了大半天的路，早就餓了吧！」

發香先生更不客氣，順手拿起兩片雲片糕，一片遞給謝晉元，一片放進自己嘴裏。那雲片糕也和普通的雲片糕不同，它入口就化，甜淡適中，還有一絲玫瑰花的香味。

於是，發香先生又連聲地大加稱讚。

「這是舍弟店裏自己做的，還不錯啊！」

「就是德隆啊？那他的生意一定興隆！」

「你再嚐嚐他這花生酥！」凌秀才又拿起兩塊花生酥，分別遞給發香先生和謝晉元：「我吃他這花生酥，比雲片糕高明！」

那花生酥的確是名副其實的「酥」，剛一碰到牙齒，便整個酥散了。雖然它也甜，却一點也沒有麥芽糖或蜂蜜那種黏的感覺。尤其是那酥散後的花生粉，一點也不粘牙，一點也不黏嘴！

「好！確實不錯！」發香先生說着，又來了一塊。

凌秀才又拿了一塊給謝晉元：「好吃就再吃，自己家裏做的，不要客氣！」

正吃着、談着，凌維仁回來了。和他一起進來的，還有一位中年人和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。

那中年人一見發香先生，立刻高舉雙拳：「謝大哥！久違了，給您拜年哪！」

發香先生立刻站起來，也抱起兩拳：「德隆！咱們有五六年不見了吧！想不到你這糕餅做得這麼出色呀！」

「能得到謝大哥的謬獎，真是榮幸之至！」

謝晉元看到父親站起來時，也跟着站起來。於是發香先生看看他：「這是凌二叔，快給凌二叔拜年！」

「給凌二叔拜年！」謝晉元作個揖，就要下跪。